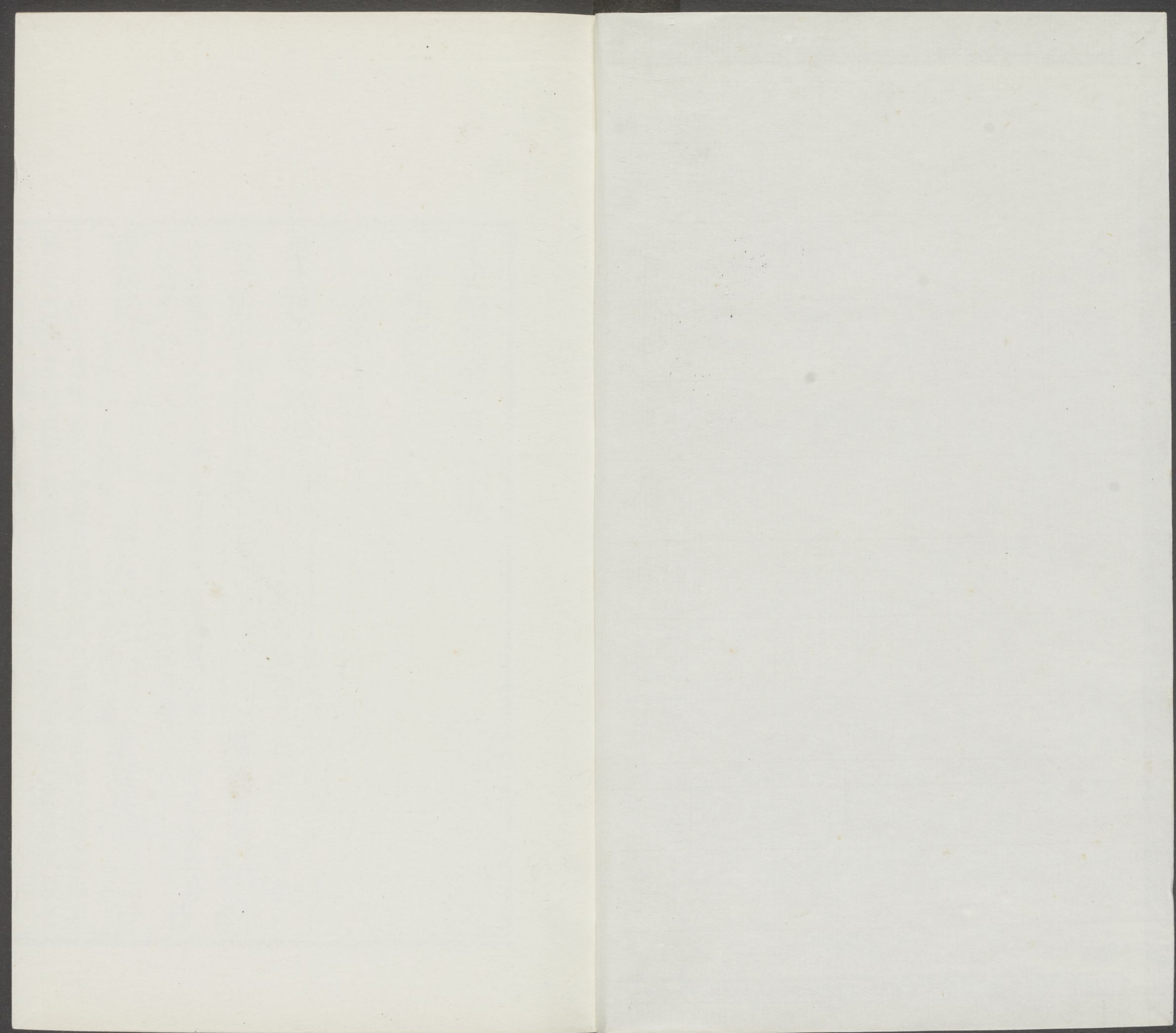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6 1940

RT9301/2103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九

言語部五

常談上

思之思之鬼神通之

管子

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

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管子道若云

構而歸

管子使天下諸

侯以疲馬犬羊為幣齊以良馬報諸侯以錦帛布鹿皮四分持以為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簾而入

祿養交

管子小臣

釣名

管子

無賢士焉

之精有耳

管子古者

不以官為事

伏寇在側者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沉疑得民之也微謀之泄也狡婦鬻王之請而貪游思也沉疑之

哈佛大學藏本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九

言語部五

常談上

思之思之鬼神通之

管子

——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
將——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

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管子

道若祕云——

橈載而歸

管子使天下諸

侯以疲馬犬羊為幣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
以為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持

祿養交

管子小臣——不以官為事

釣名

管子——人之無賢士焉

牆有耳

管子古者有二言——

——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沉疑
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沉疑之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管子國不虛重兵不虛 **成軸**管子夫

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

功管子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老子善者不辨辨者不善 **金玉滿堂**老子莫之能守 **天網恢恢疎而**

不失老子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 **舉火**晏子國

待臣而後 **衆口鑠金**晏子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 **衣**

莫若新人莫若故晏子景公與晏子立於曲潢之上晏子稱曰

人之故 **其應如響**子華子必以其 **天地之間人為貴**子華子一

類 **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知**

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

大數通體而為一故 **四通八達**子華子且齊之為國也表海而

而 **不知其苦**墨子今有人於此少嘗苦曰苦多嘗苦

出其不意孫子攻其無備 **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商子

鞅曰臣聞之 **不瞽不聾不能公**慎子不聰不明不能王

水海必 **貧者士之常**列子死者人之終 **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列子

顧謂弟子曰 **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列子宋有狙

其痴儂丈人之謂乎 **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

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先誑之曰與若芋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一 言語部 常談上

而——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
若芋——而——足乎衆狙皆伏而喜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列子

語有之曰——
中傷列子日月星辰亦積氣中之有
光曜者只使墜之不能有所

放生列子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
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示有恩也客曰民知

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
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
河漢莊子肩吾問於連叔曰吾

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而
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
不近人情見六合之外聖人存

而不論莊子——
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
孟浪莊子

夫子以為——之言而
以為妙道之行也
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莊子長梧子
曰是黃帝之

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
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予嘗——
越俎代

庖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
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肯綮莊子技經——之
未嘗而况大軻乎
新發於硯莊子

今臣之刀十九年所解數千
牛矣而刀及若——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莊子

緣督以為經可以保
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師心莊子大多政法而不
謀雖固亦無罪雖然

止是耳矣夫胡可以
及化猶——者也
內熱莊子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
與注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

不可解於心莊子子之愛親命也
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見風波莊子言者——也行者實喪也
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肝膽楚

越莊子自其異者視之——
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形骸之外莊子今子與我遊
於形骸之內而子

索我於——
不亦過乎
安排莊子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而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莊子肩吾

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山也既雕既琢復歸於朴莊子奢聞之——

儻乎其怠疑萃乎芒莊子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乎其送往而迎來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而遊華

封祝莊子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

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

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物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鷄居而

穀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

殃則何呼牛呼馬莊子昔者子——我——也而謂有數存焉於其辱之有之牛——我——也而謂之馬

間莊子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可口莊子譬三皇五帝之禮義不能言法度其猶相梨橘柚耶其

味相反而莊子故曰正者正也其心見笑大方莊子秋皆——於——天門開以為不然者——弗——矣水時至

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

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眙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

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常——於——之家眙洋而歎

見落馬首穿牛鼻莊子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上落馬首穿牛鼻四足是謂天——是謂人筌蹄

莊子——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莊子且彼方趾黃泉而登筌——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管闕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

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元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材

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荀子人生而有欲欲而不

無奈之何此通於權言也養欲給求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

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

以分之以一人之荀子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

欲兩者相持而長情文俱盡荀子凡禮始乎稅成乎文終乎悅

是禮之所起也校故至備其荀子次情文代

勝其下復情坐而言起而行荀子凡論者貴其有辨合其符驗

以歸大一也故之可設張而可施

天圓地方

呂氏春秋道道聖人法之所以立上下

天下太平

呂氏春秋萬物

安寧皆化其

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呂氏春秋以天為法以德為

上樂乃可成行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無

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

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此之謂

至以不解解之呂氏春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

貴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

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

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

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

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耳而目之呂氏春

子之時以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

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

邪為中大夫若此其見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

復問而以以石投水呂氏春秋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

為中大夫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奚若孔

子曰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

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

不掣肘呂氏春秋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令已不

可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

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

時搖其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

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嘆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宓子與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

無立錐之地 呂氏春秋無欲者其視有天下也與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

交淺言深 淮南子賓有見人於宓子者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擗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

不如歸家織網 淮南子 **不今不古** 揚子童牛角馬 **發策**

決科 揚子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

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

子為道乎 **羊質虎皮** 揚子 **童而習之** 揚子 **作輟** 揚子或曰何如也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

年彌高而德彌邵 揚子 **奴顏婢膝** 抱朴子

漏脯充饑鳩酒止渴 抱朴子 **三教** 文

徒歟 抱朴子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國語

嶽峙獨立者為澁吝 抱朴子 **魏徵進曰何謂也** 子曰使民不倦

子程元曰 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上燎爾子讀洪範讜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

如登喻難如崩喻易 注 **講貫** 國語

士朝而受業晝而 **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 夕而

如登喻難如崩喻易

如登喻難如崩喻易

受業見上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國語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

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惟其所在生氣國語未報楚

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爭

曲楚直其衆莫不擇禍莫若輕國語范文子曰擇福莫如重戰國策臣聞

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戰國策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行百

伏而讀之簡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歡喜戰國策秦軍大克

練以為里者半九十於戰國策詩云此言末路之難趙軍大破秦人

畏懼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晚也夫戰國策蔡澤曰吁君何所見之

足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

足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

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

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者終

亡其門下戰國策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開罪戰國策文倦

酒門下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於是憤於憂

而性憊愚沉於國家亡羊補牢戰國策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

之事於先生為晚也而未為遲也

公子王孫戰國策黃雀因是以俯囓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

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左挾彈

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親友戰國策孟

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

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

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抱薪救火戰國策以地事秦譬猶

則火戰國策鄙語曰而也薪不盡

不止寧為鷄口無為牛後戰國策鄙語曰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

言語部 常談上

於牛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戰國策古之 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 壹敗塗

後乎 史記高祖紀 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 吾

地 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

者 亡賴 史記高祖紀 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

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

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史記高祖紀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

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

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

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

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

天下也高祖曰 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

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饗不絕糧道吾

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

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 妒賢嫉能 有氣

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史記文帝紀 詔有司曰濟北王背信反

力 虛侯 詐誤 史記文帝紀 詔有司曰濟北王背信反

先自定及以軍地邑 當世得失之林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居

降者皆赦之復官爵 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 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 緝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 也何必舊 聞 小鬼 史記封禪書 杜主故周之右將 陳陳相因 史記平準書 漢興七十餘 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 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 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武斷鄉曲 史記平準書 豪黨之 世家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使孔子為 次乘 市過之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

衛注招搖

不能贊一辭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

則筆削則削子夏

折衷

史記孔子世家自天子王侯

鴻鵠之志

史記陳涉世家涉少時嘗與人傭耕

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

夥頤

史記陳涉世家陳勝王陳其

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不肯為通陳

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

便宜施行

史記蕭相

帳客曰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

國世家漢

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

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

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

言人人殊

史記曹相國世家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

以聞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

諸生見美如冠玉

史記陳丞相世家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

冠以王光好外

因禍為福轉敗多功

史記管晏傳其為政也

輕重慎

史記孫子傳吳王曰將軍

舟中之人為敵國

史記

權衡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

傳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

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

也史記張儀傳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

秦所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

史記孟嘗君傳文承問問其

孫之孫為何曰元孫元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

相齊至今三王矣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

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

之事日損 **食客三千** 史記孟嘗君傳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

文竊怪之 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

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

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

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日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

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

焉 **有何面目** 見 **唾面** 見 **物有必至事有固然** 見 **掉臂不顧** 見 **穎**

脫而出 史記平原君傳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

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

——非特其 **無所有** 見 **公等錄錄因人成事** 史記平原君傳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

末見而已 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

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 **翩翩佳公子** 史記平原君虞卿傳平原君

下————所謂————者也 濁世之————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

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利令智昏 見 **窮愁著書** 見 **俾倪** 史記信陵君傳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

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 **當斷不斷反受** 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

其亂史記春申君傳語曰——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擢髮史記范雎傳——賈

尚未負荆史記廉頗藺相如傳廉頗聞之肉袒——因賓客至

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史記藺相如傳藺相如曰

刎頸之交見膠柱鼓瑟史記藺相如傳藺相如曰

耳括徒能讀其父史記鄒陽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史記鄒陽傳

何則知與不羈史記鄒陽傳使——先容史記鄒陽傳蟠木根

不知也史記鄒陽傳先容史記鄒陽傳蟠木根

乘器者以左右史記鄒陽傳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

為之也史記鄒陽傳闔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盼者

何則也史記鄒陽傳明珠闔投見積毀銷骨史記鄒陽傳衆口

而也史記鄒陽傳草藁史記鄒陽傳衆口

傳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史記鄒陽傳衆口

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史記鄒陽傳衆口

關茸史記鄒陽傳衆口

尊顯兮讒諛得志史記鄒陽傳衆口

懣薊史記鄒陽傳衆口

史記賈生傳細故史記魏豹傳漢王

——今何足以疑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史記魏豹傳漢王

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史記魏豹傳漢王

聞魏豹反方東憂

耳今漢王慢而侮人

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

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

緩頰見腐儒史記

黥布傳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

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

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人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

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

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

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為護軍中尉

掉三寸

舌史記淮陰侯傳酈生一士伏軾

備員而已史記申屠嘉傳自

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

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媿媿

常談上三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言語部

廉謹為丞相——按平原君傳毛遂自贊曰願君民以食

即以遂備員而行意亦相似而常談所譏則仿此傳

為天史記酈生傳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

目皮相史記陸賈傳夫足下欲與天下之大事而成千金之

子坐不垂堂史記袁盎傳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

驂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

沾沾自喜史記魏其武安侯傳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

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直一錢史記魏其武安侯傳時

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

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

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咄

嚙耳

首鼠兩端史記魏其武安侯傳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

死灰復然史記韓長孺傳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

數奇史記李將軍傳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誠以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史記李將軍傳贊諺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土崩瓦解史記王父

之患在於——史記王父偃傳書奏天子天子召

不在於——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

也 吞雲夢者八九史記司馬相如傳——道不拾遺史

循吏傳子產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

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四年田器不歸五年

士無尺籍喪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史記汲黯傳最後病莊助為

期不令而治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

曰使黜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王守城深堅一

臣至如黜一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

近之矣一刀筆吏史記汲黯傳黯時與湯論議湯辨常在文深

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史記重足而立見後來居上汲黯

傳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

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

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

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一者一上默然有間

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推轂史記鄭當時傳每朝候上之間

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推轂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

士及官屬丞史有味其言之見功令史記儒林傳序太史公

誠有味其言之也上功令史記儒林傳序太史公

學官之路未嘗蘊藉史記酷吏傳義縱者河東人也補上

不廢書而歎也蘊藉黨郡中令治敢行少一縣無逋事不寒

而粟史記酷吏傳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

鞫日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救過不贍史記酷吏傳九卿碌

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一碌奉其官一卑論儕俗史

何暇繩墨不能得要領史記大宛傳騫從月氏至卑論儕俗

之外乎大夏竟月氏一與世沉浮見居間史

游俠傳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與世沉浮見居間史

豈若一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與世沉浮上居間史

郭解傳邑中賢豪談言微中史記滑稽傳天道恢恢豈不

史記滑稽傳淳于髡甚有文理漢書高帝紀十一年五月

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

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

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一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粵人相

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它為南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它稽首稱臣漢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一 言語部 常談上

景帝紀黃金珠玉——
——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
高呼漢書武帝紀翌日親登

咸聞——萬漢書昭帝紀夏大旱六月發三輔及
漢家自有

歲者三——
郡國——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

制度漢書元帝紀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
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

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

曰——
本以霸王道襍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俗儒不達時宜
見科第漢書

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無萬
漢書成帝紀建始元

紀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無萬
年六月有青蠅——

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郎從官比比
漢書哀帝紀郡

數集未央宮加功
漢書成帝紀中陵司比比
漢書哀帝紀郡

殿中朝者坐加功
馬殿門內尚未——
國——地動摧

枯朽者易為力漢書異姓諸侯王表
鐫金石者難不絕如綫
漢書

為功——
其勢然也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一人鄉隅漢書刑法志
古人有言滿堂而

稍益衰微——
飲酒有——
而悲泣則一

堂皆為銅錢
漢書食貨志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

之不樂銅錢
名上幣——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係

風捕景漢書郊祀志
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挺身
漢書五行

與小人晨夜相隨烏縮胸
漢書五行志肅者王侯——不任事

集醉飽吏民之家縮胸
臣下施縱故月行遲也注師古曰胸

音女投鼠忌器
漢書賈誼傳里諺曰欲反唇相稽
漢書賈誼傳

六反投鼠忌器
而——此善喻也反唇相稽
秦人家富子

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毋取箕箒

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
履

雖鮮不加於枕漢書賈誼傳
——
冠雖敝不以苴履頤指
漢書賈誼傳今

如意如意
見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漢書董仲舒
傳夫天亦有

如——
上——
言語部 常談上

所分予——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
差以毫釐繆以千里
漢書司馬

遷傳易曰——
戴盆望天
漢書司馬

毫釐差以千里徐廣曰易無此語易緯有之
遷傳主人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
何以——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

之材力務壹心營職
薄技
見上
九牛亡一毛
漢書司馬遷傳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

以求親媚於主上
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
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與螻蟻何以異

談何容易
漢書東方朔傳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
曲突

徙薪
漢書霍光傳——亡
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
漢書韋賢

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
取青紫如拾芥
漢書夏侯勝傳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

術經術苟明其——
章句小儒破碎大道
漢書夏侯勝傳勝從

地——耳學經不明不如歸咩
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
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
謂——建亦非勝為

學疏畧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
顓門名經
見上
直日
漢書京

六十四卦更
足以自娛
漢書翼奉傳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

——用事
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
人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
延年益壽
漢書李尋傳宜急改元易號迺

得——皇
多謝
漢書趙廣漢傳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

子生災異息矣
日多厚也言殷勤若
今人言千萬問訊矣
如神
漢書趙廣漢傳發姦摘伏——
見事風生
漢書趙廣

彊盜氣——無所迴避
不可干以私
漢書尹翁歸傳拜東

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
不可干以私
漢書尹翁歸傳拜東

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
不可干以私
漢書尹翁歸傳拜東

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
不可干以私
漢書尹翁歸傳拜東

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托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

五日京兆

漢書張敞傳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

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卒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一一耳安能復案事故聞舜

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惶恐漢書朱博傳遷琅琊

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迺棄舜市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事右曹椽

毋持布鼓過雷門

漢書王尊傳遷

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一一

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

卑人

漢書劉輔傳里

語曰腐木不可以為

柱一一不可為主

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

漢書孫寶傳徵為京兆尹故吏

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布衣

交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

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

惡呂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印曰無其人不取空受

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一一

一一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

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自恐見危時淳于長

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呂穉季託寶故寶窮無

呂復應文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

取穉季當且闔閣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即

度穉季而譴他事眾口謹譁終身自墮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

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

所厚自陳如此文曰吾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皆顧受將命

分當相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

禍耳穉季遂不敢犯
法寶竟歲無所謹
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博
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
千人所

指無病而死
漢書王嘉傳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
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

里諺曰——
尊師重傳
漢書孔光傳太后詔書
國之將興——而——

臣常為之寒心按賢董賢
鼻祖
漢書揚雄傳有周氏之
蟬嫣兮或——於汾隅
疏通證明

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
賜餐賜太師靈壽杖
漢書儒林傳喜好自稱譽得易家侯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

且死時枕喜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邱賀——
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注師古曰同

門同師學者也疏通猶言分別也證明明其偽也按喜孟喜
漢書外戚傳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

同門
見
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上

上
上

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帷坐而步又不得就視
上愈益——悲感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
遲按帷
一作幄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九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

言語部六

常談下

推心置腹

後漢書光武帝紀降者更相語曰蕭王赤心置腹

反水不收後悔

無及

後漢書光武帝紀諸將議上尊號馬武先進曰天下無主如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為相孫子為將猶恐無能有

益

後漢書光武帝紀皇太子見帝勤勞

自寧帝曰我自

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

郎官上應列宿

後漢書明帝紀館陶公主

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

含飴弄孫

後漢

書明德馬皇后傳吾但當猶去虎口歸慈母後漢書劉盆子傳

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非當

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又謂崇等

日得母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

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

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一一

也一一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

也一一可與樂成難與圖始見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見一九泥封

函谷關後漢書隗囂傳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

大王東一一萬世一時見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後漢書馮

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又望

奮翼颺池可謂一一

蜀後漢書岑彭傳車駕東歸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

擊蜀虜一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

差彊人意後漢書吳漢傳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

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

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

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一一隱若一敵國矣有志

者事竟成後漢書耿弇傳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落落難合見

明見萬里後漢書竇融傳璽書既至河西底裏後漢書竇融傳

咸驚以為天子一一之外一一自以一一上露

長無孤雛腐鼠後漢書竇憲傳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

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

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

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

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為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三十一 言語部 常談下 二

人哉國家棄憲後漢書馬援傳賓客皆樂留援曉之如一耳一修飾邊幅日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

國士與圖成敗反一如一備一久稽天下士見妄自尊大後漢

書馬援傳謂囂日子陽井底蛙後漢書馬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援傳亡命

耳而一不如專意東方一因處田牧至有

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

間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一因處田牧至有

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

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守

錢虜見開心見誠後漢書馬援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

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一

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

無一菱腰後漢書馬援傳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

比一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諍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

其無成而但一矍鑠後漢書馬援傳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

昨舌义手從族乎一矍鑠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

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

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一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

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一據鞍顧盼見畫虎不成反

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一據鞍顧盼見畫虎不成反

類狗後漢書馬援傳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

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

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

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

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

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

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

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

薄子所謂一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

子史精義 卷一百三十一 言語部 常談下 三

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按後漢書孔僖傳又有畫龍不成反為狗之語僖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刻鵠不成尚類鶩見上輕薄見上切齒見上

寒心見上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後漢書卓茂傳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

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吾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

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後漢書宋弘傳時帝姊湖

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事不諧矣

見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後漢書韋彪傳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

事寢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遺於君是以毛食後漢書馮衍傳飢

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注孝經緯之文也毛食後漢書馮衍傳飢

猶然者或古亦通用二天後漢書蘇章傳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一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

冀州刺史案事者公 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 後漢書梁

法也遂舉正其罪 然 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 作舍道傍三年不成 後漢書曹

衰傳 諺言 之家名為聚訟互相疑異筆不得下 聚訟 見入室操矛 後漢書鄭康成

傳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一吾一吾

我以伐 我乎 人生一世 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為受之 但當畏 賢者固不

可測 後漢書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序中興廬江毛義少節 家貧曰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

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心賤之自 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

曰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 恨相知晚 後漢書第

往曰之喜迺為親屈也 五倫傳倫

始曰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 為善最樂 後漢

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倫臂訣曰 不入虎 書東平憲王傳曰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

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 按蒼腰帶十圍故云 穴不得虎子 後漢書班超傳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

還固曰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 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

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觀未萌况已著邪乃 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

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 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

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 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亾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

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 狐疑 見上 後漢書楊彪

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 子修為曹

子已書 卷一百三十一 言語部 常談下

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碑先見之明猶懷老牛——之愛 關西出將關東出相

後漢書虞詡傳諺曰—— 槃根錯節 後漢書虞詡傳後朝歌賊甯季等數

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

不遇—— 容容多後福 後漢書左雄傳臣見方今公卿以何以別利器乎 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

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 梁上君子 後漢書陳寔傳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

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者是矣盜大驚自

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勉已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竊盜 盜

不過五女門 後漢書陳蕃傳鄙諺曰—— 甑已破矣視之何益 後漢

書郭太傳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甕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 林宗以此

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 物色 後漢書嚴光傳光武即位光乃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

令以—— 相助為理 後漢書嚴光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訪之 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

耶—— 鷄肋 後漢書楊修傳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

唯曰—— 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鷄肋 人中呂布馬中赤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

免 魏志呂布傳注曹瞞傳時人語 識時務者在乎俊傑 蜀志劉

注襄陽記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 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

孔明龐 畏蜀如虎 蜀志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亮圍祁山賈詡士元也 魏平數請戰因曰公—— 奈天下笑何

宣王病之 **死諸葛走生仲達** 晉書宣帝紀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

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

鳴鼓若將距帝者帝以窮寇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

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帝審其必死日天

下奇才也辛毗以為尙未可知帝日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

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

多羨藜帝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羨藜悉著屐

然後馬步俱進追至赤岸乃知亮死審問時百姓為之諺日

帝日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

必不能用也

咄嗟

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

尸居餘氣

晉書宣帝紀司馬公

慮

驚馬戀短豆

晉書宣帝紀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

帝為中獲軍將兵屯司馬門帝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

世上樓引弩將射帝孫謙止之日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

帝日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

必不能用也

咄嗟

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

尸居餘氣

晉書宣帝紀司馬公

慮

驚馬戀短豆

晉書宣帝紀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

帝為中獲軍將兵屯司馬門帝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

世上樓引弩將射帝孫謙止之日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

帝日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

必不能用也

咄嗟

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

尸居餘氣

晉書宣帝紀司馬公

慮

驚馬戀短豆

便辦 晉書石崇傳崇為客

作豆粥

絕倒

晉書衛玠傳琅琊王澄有高名

故時人為之語日

上方不足下比有餘

晉書張華傳鷦冥巢

於蚊睫大鵬彌乎天

衛玠談道平子絕倒

隅將以

杯中蛇影 晉書樂廣傳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

廣問其故答日前在坐蒙賜酒方欲

飲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

漆畫作蛇廣意

復有所見不答日所見如初廣乃

禮豈為我設

晉書阮籍傳籍

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晉書阮咸傳七月七日

北阮競曬衣服皆錦綺

將無同

晉書阮瞻傳見司徒

或怪之答日

名教老莊明自然其

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康居貧嘗與向

旨同異瞻日

言語部

常談下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三十一

言語部

常談下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三十一

言語部

常談下

子史精華

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穎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
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
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
貂不足狗尾續晉書趙王倫傳張林等諸黨皆

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
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

一紙書

晉書劉弘傳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欵密所
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賢於十

部從
木屑竹頭晉書陶侃傳時造船——及——悉令舉掌之
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

濕於是以前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
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竟達空函晉書殷浩
傳後溫將

以浩爲尙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
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
乘興而來興盡而反

晉書王徽之傳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
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

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
本——
皮裏春秋晉書褚裒傳

之風與京兆杜又俱有盛名冠於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
之曰季野有——
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
並驅

中原未知鹿死誰手晉書石勒載記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
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

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畧邁於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
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

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
光武當——於——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

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
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
妍

皮不裹癡骨晉書慕容超載記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
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超見而異焉勸興

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
之謂紹曰諺云——
妄語耳
嗜痴宋書劉穆之傳
邕所致——食瘡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三十一 言語部 常談下

以爲味似鰕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炙瘡瘡痂落床上因
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禡取以
飴邕邕既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
康國史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
按邕穆 影迹無端 宋書謝靈運傳今一一一假 蚤知窮達有
之子 謗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 宋書沈攸之傳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

命恨不十年讀書 漢事多所諳憶常歎曰 宋書沈攸之傳太祖將北討慶之固

耕當問奴織當訪婢 諫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

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 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

笑 容食 齊書五行志永明中宮內坐起御食之外皆 三十六策 爲一一世祖以容非家人名改呼爲別食

走是上計 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 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

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 豈有此理 齊書虞悛傳 鬱林廢悛竊

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 如風過耳 齊書廬陵王子卿傳汝比在 都讀學不就年轉成長吾日

子天下 冀汝美勿得敕 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齊書張融傳太祖素奇 愛融爲太尉時時與融

欵接見融常笑曰此人 蒙有猜焉 梁書任昉傳朱益州汨彝敘 越謨訓捶直切絕交游視黔

首以鷹鷂媿人靈於豺 一身兩役 梁書張充傳張充字延符吳 郡人父緒齊特進金紫光祿

大夫有名前代充少時不持操行好逸遊緒嘗請假還吳始入 西郭值充出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繼脫鞵拜

於水次緒曰 無乃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 二十九矣請至來歲而敬易之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

明年遂修身改節學不盈載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 梁 多所該覽尤明老易能清言

邵陵王綸傳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啟高祖曰城已陷矣高祖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不可臣向者親格戰勢不能禁自縊下城僅得至此高祖歎曰乃使確為慰勞文酒令梁書王規傳湘東王時為京兆

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為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傳昭在坐並謂為知言名下無虛

陳書姚察傳報聘于周江左者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為剖析皆有經據臻謂

所親曰南史鄧琬傳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以面劉胡來坳黑似胡故名坳胡及長單名胡焉出身

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明帝便止騙橐駝

南史蘭欽傳幼而果決趨捷過人宋夫貴妻榮魏書宗室匡傳

末隨父子雲在洛陽恒於市於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睹賽魏書任城王澄傳時詔延

三藩既啟王封妃名亦宜同等

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列悉序昭穆為次用家人之禮

高祖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令澄為七

言連韻與高祖往復耳聞不如目見魏書崔浩傳李順等復

目見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金錢子細魏書源懷傳懷性寬

欲為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容簡約不好煩碎恒

語人曰為貴人理世務當舉綱維何必須太也譬如為屋

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平斲

削不密非有始無終魏書段承根傳承根好學機辯鍾鳴漏盡

屋之病也有文思而性行疎薄魏書游明根傳臣桑榆之年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

待盡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

舞文弄法

北齊書孝昭帝紀又以廷尉中丞執

美景良辰北齊

書段榮傳孝言雖黷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

未嘗虛棄賦詩奏伎畢盡歡洽雖草萊之士麤閑文

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其貧蹟者亦時有乞遺世論復以此多之按孝言段榮子恐不濟事北齊書高

高祖討爾朱兆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純將漢兒一一一一今當割鮮卑

兵千餘人共相參雜於意如何昂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前後戰鬪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合勝則爭功退則推

罪願自領漢軍不煩更配高祖然之男來女往北齊書王紘傳紘上言突厥與宇

寇邊宜選九州勁勇潤筆隋書鄭譯傳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

強弩多據要險之地治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上賜宴

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復爵沛國公位上柱

國上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此何

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上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頰戲

謂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一一

上大關節舊唐書穆宗紀丁丑詔國家設文學之科本求才實

笑苟容僥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扇為朋黨

謂之一一于擾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興懷

鄭朗等昨令重試意在精覈藝能不於異常之中固求深僻題

目貴令所試成就以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於周

禮正經閱其呈試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辭律鄙淺蕪累何多亦

令宣示錢徽庶其深自懷愧誠宜盡棄以警將來但以四海無

虞人心方泰用弘寬假式示殊恩孔溫業趙存約竇洵直所試

開元二十五年敕及第人所試雜文并策送中書門下詳覆

昂傳又隨

北齊書高

文一一一一必當相與影響南北

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

治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上賜宴

於是復爵沛國公位上柱

國上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此何

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上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頰戲

謂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一一

上大關節舊唐書穆宗紀丁丑詔國家設文學之科本求才實

苟容僥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扇為朋黨

謂之一一于擾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興懷

鄭朗等昨令重試意在精覈藝能不於異常之中固求深僻題

目貴令所試成就以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於周

禮正經閱其呈試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辭律鄙淺蕪累何多亦

令宣示錢徽庶其深自懷愧誠宜盡棄以警將來但以四海無

虞人心方泰用弘寬假式示殊恩孔溫業趙存約竇洵直所試

開元二十五年敕及第人所試雜文并策送中書門下詳覆

舊唐書武宗紀時有織人告中尉仇士良言宰相作赦書

欲減削禁軍衣糧馬草料士良怒曰必若有此軍人須至

樓前一一宰相李德裕等知請開延英訴其事帝曰奸人之詞

也名兩軍中尉諭之曰赦書出自朕意不由宰相況未施行公

等安得此言士

對手舊唐書宣宗紀日本國王子入朝貢方物

王子善基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一一

良惶恐謝之

好消息惡消息舊唐書崔元暉傳其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見姨

兄屯田郎中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

常談下

七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三十一

言語部

常談下

七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三十一

言語部

貧乏不能存此是——若聞貧貨充足衣馬輕肥此——
吾嘗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
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
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
孟母不受魚鮮之饋蓋為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其
不能忠清何以戴天覆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為不孝
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已勿累 **末耐何**
唐書承天皇帝倓傳
吾此意也元暉遵奉母氏教誠以清謹見稱
帝惑偏語賜倓死俄悔悟明年廣平王收二京使李泌獻捷泌
與帝雅素從容語倓事帝改容曰倓於艱難時實自有力為細
人間闕欲害其兄我計社稷割愛而為之所泌曰爾時臣在河
西知其詳廣平於兄弟篤睦至今言建寧則嗚咽不自已陛下
此言得之讒口耳帝泣 **可人**
唐書溫造傳州刺史張建封聞其
下曰事已爾——
從 **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
唐書魏謨傳李孝本宗室子
坐李訓事誅死其二女没入

宮謨上言陛下即位不悅聲色於今十年未始採擇數月以來
稍意聲伎教坊閱選百十未已莊宅收市疊疊有聞今又取孝
本女內之後宮宗姓不育寵幸為累傷治道之本速塵穢之嫌
諺曰——
一旦之玩好帝 **貧不學儉富不學奢**
唐書馬周傳里語曰——
即出孝本女

唾面自乾
唐書婁師德傳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
人有——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

使 **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
唐書陸象先傳累徙蒲州刺史兼
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誠遣之大
吏白爭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邪
必責者當以汝為始大吏慙而退嘗曰——

為煩耳第澄其 **芒刺在背**
唐書崔日用傳嘗謂人曰吾平生所
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然每一反
源何憂不簡邪
曳白
唐書苗晉卿傳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
思若——
——云

倚之子倚新得幸於帝晉卿欲附之爽本無學故議者囂然不
平安祿山因間言之帝為御花萼樓覆實中裁十一二爽持紙
終日筆不下

清流

唐書裴樞傳哀帝嗣位柳璨方用事全忠以
牙將張廷範為太常卿樞以為廷範勲臣自

人謂之——
宜任方鎮何用為卿恐非王意持不下全忠怒謂賓佐曰吾常
器樞不浮薄今乃爾璨聞即罷樞政事拜左僕射俄貶登州刺
史又貶瀧州司戶參軍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於
河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吏李振曰此等自謂——宜投諸河永
為濁流全忠

白著唐書劉晏傳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
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人
笑而許之

不堪命皆去為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晁
陳莊方清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
炙手可熱唐書崔鉉
傳鉉所善

者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
薛——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帝聞之題於宸
笑殺天下

人唐書鄭綰傳綰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
歇後體至是省史走其家上謁綰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

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

——既視事宗戚詣慶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

讓不聽立朝偏

笑者不可測

唐書魚朝恩傳會釋菜執易升坐
百官咸在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

然無復故態

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

眼孔大

唐書安祿山傳帝為祿山
起第京師以中人督役戒

怒者常情——也

日善為部署祿山——母令笑我為瑣戶交疏臺觀池沼華

僭轡幕率緹繡金銀為笏筐爪籬大抵服御雖乘輿不能過帝

登勤政樓幄坐之左張金雞大幃前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五代
史死

置特榻詔祿山坐褰其幄以示尊寵

節傳王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

小樓羅

宋史張思
均傳思均

——其於忠義蓋天性也

起行伍征討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

矯枉過直

越絕書子之
復仇臣之討

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為——焉

賊至誠感天——
生事董仲舒春秋繁露無危
而擅——是卑君也
一節動而

百枝搖桓寬鹽鐵論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亾若樹欲靜

風不定子欲養親不待劉向說苑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

少進見之邱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

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邱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

失邱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亾一失也事君

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

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為戒也於是弟

子歸養親 **臧三耳**孔叢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

者十三人 理至於 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

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

也先生實以為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

又問於君今為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

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

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 **充口**焦氏易林

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飲食

安和 **東行西走**焦氏易林 喪其 **渴不可言**焦氏易林

無咎 犬馬南求驂驅失車林下 **若有神助**王充論衡故命

絕無水泉喉唇 **廢物**吳越春秋不能 貴從賤地自達

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 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 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為獨成貧賤反 此 **手中無錢**王充論衡 之市使貨主問曰錢何在對 也欲人君任使之百 **楊溝**三輔黃圖長安御溝謂之 **寧逢惡賓** 姓信嚮之奈何也 **無逢故人**葛洪西京雜記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 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 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 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

矯焉弘歎曰——巢居知風穴處識雨

劉勰新論天將風也纖塵不動而鳴且且

雨也寸陰未布而蟻蚓移矣——

方底圓蓋

顏氏家訓姊妹

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

落索

顏氏家訓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

之恩猶——而——必不合矣

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為之至有諺云——阿姑食此其相報也家

之常弊可不戒哉

不鯽溜

宋祁筆記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尚數百種故謂就為鯽溜凡人不慧者即曰

不戒哉

——謂團曰突樂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而唐

盧仝詩云不鯽溜鈍漢國朝林逋詩云團樂空遶百千回是不

突樂

見上

窟籠

見上

一肚皮不合時宜

突為團亦其謬也

費袞梁溪漫志東坡退朝食罷捫腹徐行謂侍兒曰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為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

坡亦以為未當至朝雲乃曰學

冬烘

葉夢得避暑錄話唐人言

士————坡捧腹笑

乾星照濕土

姚寬西溪叢語諺云——

之言人以為戲談今蜀人多稱之

包彈杜撰

王楙野客叢書——對——為甚的包拯

日依舊雨

牛食如澆羊食

言事無瑕疵者曰沒彈杜撰為詩多不合律故

如燒

王達蠡海集牛共羊居丑未之位牛色蒼雖有雜色而蒼

白多近於秋陰之殺氣故聞死則不懼凡草木經牛噉之餘必

重茂經羊噉之餘必悴槁諺有之曰————信夫

是蓋生殺之

跨竈

海客日談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名竈門馬

氣致然也

故名——言後

步攢過前步也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一

言語部七

詼諧上

吳王惡乎存

晏子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辨于辭習于禮者也命僮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

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蹇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蹇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蹇然者三日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于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使狗

國者從狗門入

晏子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

——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僮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

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為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

楚之水土使民善盜

晏子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

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于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

盜

尹文子莊里丈人字長子

曰一少子曰一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歐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

人憂天地

列子一國有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

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柰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步跣蹈終日在地上行止柰何

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皆條也設令

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

列子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

竊鉄

列子人有亡鉄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也顏色竊鉄也言語竊鉄也作

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鉄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鉄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鉄者

不見人徒見

列子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柰何對

散人惡知散木

莊子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

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古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肖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構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于文

木耶夫粗梨橘柚果窳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
死之——又——
帝為儵北海

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

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

虎食外病攻內

養生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鬼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其——毅養其外

而——其——此二子

為菟謀

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肩尻乎雕俎之上則女為之乎——日不如食以糟糠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

尊死得于豚楯之上聚鏤之中則為之為載廳以車馬樂鷄以

菟謀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菟者何也

鐘鼓——
莊子今休欵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

濡需卷婁——
莊子有——者有——者有——者所謂暖姝者崇

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

鬣自以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

士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息所謂卷婁者也豕蝨見蟻慕羊肉見羶行見大儒

臚傳莊子儒以詩禮發冢一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

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呂鉅命而偃再命而

一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車上儻見

名諸父見死藥韓非子有獻不死之藥于荆王者謁者操之以

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

臣食之而王殺臣是一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

人之欺王也不如三虱相訟韓非子一與一虱過之日

釋臣王乃不殺虱日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飲鼈韓非子鄭縣

患於是乃聚噉其母而食之菟臞人乃弗殺

市買鼈而歸過潁水以為渴浴矢韓非子燕人李季好遠出其

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妻私有通于士季突至士在

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

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

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柰何曰掩耳毀鐘呂氏春秋范

取五姓之矢浴之季曰諾乃以掩耳毀鐘氏之亡也百

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况然有音

恐人聞之而奪已也遽掩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悖

矣將使鼈長而後食

之國語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羞鼈焉小睹

之怒日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于何搏之不得揚

君之恥國語平公射鵠不死使監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

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鵠不
死——是——吾——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

恇怩顏乃 **求繫既繫求援既援** 國語董叔將娶于范氏叔向曰
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

它日董祁愬于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于庭之槐叔
向過之曰子盍為吾請乎叔向曰——矣——矣求

而得之又 **以規為瑱** 國語王日子復言不穀雖不能用吾懋寘
之于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

何請焉 **不嫁不宦** 戰國策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
高議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

之犀犛兕象其可盡 **不嫁不宦** 戰國策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
高議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

乎其又——也 **不嫁不宦** 戰國策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
高議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

日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
人之女設為——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

矣今先生設為——訾養千鐘徒百 **食玉炊桂因鬼見帝** 戰國
策蘇

人不宦則然矣然宦過畢矣田子辭 **食玉炊桂因鬼見帝** 戰國
策蘇

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
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肖留願聞其說對曰

楚國之食貴于玉薪貴于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
帝今令臣——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烏不為烏鵲不為鵲 戰國策史疾為韓使楚楚王曰客何方所
循曰治列子圍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

曰正亦可為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圍盜乎曰可曰
以正圍盜柰何頃間有鵲止于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

曰謂之鵲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
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

——也 **名母** 戰國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其母
日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

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
過堯舜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日子之於學也將盡行

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 **沐猴而冠** 史記項羽
紀項王見

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 **沐猴而冠** 史記項羽
紀項王見

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以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
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耳果然項王聞

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

史記滑稽傳楚相孫叔敖

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

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

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

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

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汝

雖長幸雨立我雖短幸休居

史記滑稽傳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

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

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

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曰諾優旃曰

何益也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

史記滑稽傳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

縱禽獸於其中

足矣始皇以故輟止

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

史記滑稽傳二

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

於百姓愁費然佳哉

耳顧難為蔭室於是

上履下似人足

史記滑稽傳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

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一也其履一處乃

史記滑稽傳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

乎 河伯留客 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視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間居齊戒為治齊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也 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繪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

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

投之河中頃日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

中有頃日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

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

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

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

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

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

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 聲警警尻益高

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晷朔笑之曰咄口無毛

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乃與為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

毛者狗竇也聲警警者鳥捕穀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

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令壺齟

老柏塗伊擾亞狎呌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

子史精義 卷一百三十一 言語部 詼諧上

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狝呿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鏗出莫能窮者歸遺細君又何仁也漢書東方朔傳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

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

兼此數子

漢書東方朔傳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邱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函齒牙樹頰胘吐唇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脰尻遺蛇其迹行步偶旅臣朔雖不肖尚

元尙白

漢書揚雄傳時雄方草太元有吕自守泊如也或嘲雄曰

爰清靜作

符命

漢書揚雄傳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

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

古曰以雄解嘲之言譏之也

覆醬馘

漢書揚雄傳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元法

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

狗曲

漢書儒林

傳王式東平新桃人詔除下為博士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為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日歌驪駒式日聞之于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

經何以言之式日在曲禮江翁

蝗豈鳳凰食

漢書酷吏傳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為

日何也式恥之陽醉湯墜治郡中亦平婁蒙豐年鳳凰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

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
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耶 **陳驚座**
漢書游俠傳陳遵字孟公時列侯有

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
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云 **天帝除書**
漢書王莽傳是

時爭為符命封侯其不為者
相戲曰獨無——乎 **巨毋霸**
漢書王莽傳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

府欲奮擊胡虜自謂——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
濱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曰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

關霸臥則枕鼓以鐵箸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
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

戶不容者開高大之呂視百蠻鎮安天下博
意欲風莽注晉灼曰諷言毋得篡盜而霸 **勿為盜賊自致亭**

長
後漢書馬武傳帝後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

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
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為不掾
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

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 **遨**

遊二帝間
後漢書馬援傳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

曰卿——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曰
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

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
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

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
有真也帝 **良怖急者可牀下伏**
後漢書馬援傳傍縣嘗有報仇

甚壯之 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
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
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後稍定郡中

服 **高髻一尺廣眉半額大袖匹帛**
後漢書馬廖傳城中好——

方且——城中好——四方 **我獨詐善**
後漢書張湛傳人或謂
全——斯言如感有切事實 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

誠詐也人皆詐惡——此縑出自機杼後漢書王丹傳丹資性方

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

丹乃懷縑一匹陳之于主人前曰如丹——有——後漢書朱浮傳往時——有——

有慚色自以知名欲結遼東豕交于丹丹拒而不許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阿東

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于朝卿前在郡食鴈美

廷則為遼東豕也按此朱浮移書責彭寵語

乎後漢書王符傳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

得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

銅臭後漢書崔寔傳寔從兄烈有盛名歷位郡守九

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

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張温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

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

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

程夫人于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

姝耶烈于是聲譽衰滅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

公于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

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

舉杖擊之烈怒豈聞仲尼撻顏回後漢書吳祐傳注濟北先賢傳曰

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府咸以為
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宏為顏回——有——之義府
君異其對即日教署寒蟬後漢書杜密傳後密去官還家每謁
主簿也注宏戴宏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
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林清高
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
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此罪人也今志義
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
中令問揚休不呂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漢書孔融傳初曹操攻
亦萬分之一乎屠鄴城袁氏父子多見侵

掠而操子不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
已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對曰—————後操
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
肅慎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 **生世不諧作太常**

妻後漢書周澤傳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
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為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
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曰妻干犯齋禁遂收送
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

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 **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後漢
書葛龔傳龔善為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干人者龔為作之其人寫
之忘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為之語曰—————

事見笑林 **買菜乎求益也**後漢書嚴光傳注皇甫謐高士傳
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
於床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
小差否子道曰位近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

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
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
可更足光曰—————

按霸侯霸 **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後漢書邊
韶傳邊韶
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曰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書
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韶漸聞

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先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往事寐
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

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見 **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後
漢書禰衡傳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 **適可作尉**魏志
紀注四體書勢序梁鵠以公為北部尉曹瞞傳曰為尚書右丞
司馬建公所舉及公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
日可復作尉否建曰昔舉大 **執虎子**魏志蘇則傳注魏畧舊儀
王時—————耳王大笑 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

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
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
可更足光曰—————

按霸侯霸 **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後漢書邊
韶傳邊韶
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曰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書
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韶漸聞

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先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往事寐
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

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見 **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後
漢書禰衡傳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 **適可作尉**魏志
紀注四體書勢序梁鵠以公為北部尉曹瞞傳曰為尚書右丞
司馬建公所舉及公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
日可復作尉否建曰昔舉大 **執虎子**魏志蘇則傳注魏畧舊儀
王時—————耳王大笑 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

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
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
可更足光曰—————

按霸侯霸 **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後漢書邊
韶傳邊韶
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曰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書
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韶漸聞

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先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往事寐
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

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見 **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後
漢書禰衡傳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 **適可作尉**魏志
紀注四體書勢序梁鵠以公為北部尉曹瞞傳曰為尚書右丞
司馬建公所舉及公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
日可復作尉否建曰昔舉大 **執虎子**魏志蘇則傳注魏畧舊儀
王時—————耳王大笑 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

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
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
可更足光曰—————

按霸侯霸 **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後漢書邊
韶傳邊韶
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曰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書
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韶漸聞

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先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往事寐
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

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見 **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後
漢書禰衡傳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 **適可作尉**魏志
紀注四體書勢序梁鵠以公為北部尉曹瞞傳曰為尚書右丞
司馬建公所舉及公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
日可復作尉否建曰昔舉大 **執虎子**魏志蘇則傳注魏畧舊儀
王時—————耳王大笑 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

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
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
可更足光曰—————

始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為冗散茂見則
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吾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
也魏志王衛二劉傳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見召優說肥瘦注吳質別傳上將

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使中聖人魏志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耶徐邈

傳魏國初建為尚書郎時科禁酒邈私飲至于沈醉校事趙達
問以曹事邈曰達白之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

日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魏志鄧艾乞兒乘小車傳注世語

州泰擢為新城太守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
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一何駛乎泰曰

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死諸葛走生仲達蜀志職獼猴騎士牛又何遲也眾賓咸悅

亮傳注漢晉春秋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
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偏于是儀

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為之諺曰蜀志如

瓠壺蜀志張裔傳張府君君馬何駛蜀志楊洪傳洪門下書外雖澤而內實麤

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注益部耆舊傳雜記日每朝會祇次洪坐嘲祇曰祇曰故吏馬不敢駛但

明府未著鞭耳潞涿君蜀志周羣傳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張眾傳之以為笑

日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
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涿令者去官

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橫目苟身蟲入其
潞乃署曰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

腹吳志薛綜傳西使張奉于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

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于是眾坐喜笑而奉無以對

使人牽驢題曰諸葛子瑜吳志諸葛恪傳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一一入長檢其

面一一一一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軍旅在後酒食

在先吳志諸葛恪傳孫權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有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

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一一之事將軍一一之事將軍一一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

遂為吳志諸葛恪傳注江表傳曾有白頭試使輔吳復求鸚父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

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

對一一一一君非折簡之客晉書宣帝紀三年春正月王凌詐言吳人塞滌

昭不能答坐中皆歡笑水請發兵以討之帝潛知其計不聽夏四月帝自帥中軍汎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迎於武邱面縛水次曰凌

若宥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苦自來耶帝曰以一一故耳啖大鸞晉書梁孝王彤傳彤嘗大會謂參軍王銓

日我從兄為尚書令不能一一啖大鸞故難銓曰公在此獨嚼尚難矣卿輩意亦復易敗晉書王戎傳戎

每與籍為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一一耳目光乃在牛背上

晉書王衍傳嘗因宴集為族人所怒舉標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我

一一一一矣蝨處禪中晉書阮籍傳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

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一一之一一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為吉兆

也行不敢離襜際動不敢出禪襦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邱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于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

夫蝨之處晉書劉伶傳嘗醉與俗人相忤禪中乎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鷄肋不足以安尊拳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三十一 言語部 詼諧上

其人笑而止 **猶不廢我嘯歌** 晉書謝鯤傳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

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與折齒 **沙之汰之瓦石在後簸之** 鯤聞之傲然長嘯曰

揚之糠粃在前 晉書孫綽傳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

齒曰 晉書劉柳傳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

奴價倍婢 晉書祖納傳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

假有神錐必有 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為從事中郎有戲之曰

神槌 晉書祖納傳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竝稱有神錐不可得

短轅犢車長柄塵尾 雅無以對

雅無以對 雅無以對

王導傳 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眾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塵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唯有

元規塵汚人 晉書王導傳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

相與有瓜 日吾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充兒也

蘇武節似不如是 舉扇自蔽徐曰

入幕 晉書王悅傳導嘗共悅奕棋爭道導笑曰

蘇武節似不如是 蘇峻作逆温嶠要侃同赴朝廷峻平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

之賓 晉書郗超傳温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為之謀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温論事温令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

刻畫無鹽唐突西施 晉書周顛傳庾亮嘗謂顛曰諸人咸以君方樂矣按温桓温

刻畫無鹽唐突西施 晉書周顛傳庾亮嘗謂顛曰諸人咸以君方樂矣按温桓温

刻畫無鹽唐突西施 晉書周顛傳庾亮嘗謂顛曰諸人咸以君方樂矣按温桓温

廣顓曰何乃也 阿奴火攻固出下策

晉書周顓傳顓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

酒曠目謂顓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

顓神色無忤徐曰此中何所有也答曰

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

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

卿輩數百人

見莫近禁戀

晉書謝混傳初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婿謂王珣曰主婿但如劉真長王

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

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袁崧欲以女妻之珣

曰卿一戀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是呼為禁戀故

膳項上一戀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是呼為禁戀故

珣因以 滓穢太清 晉書謝朗傳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為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于是月夜明

淨道子歎以為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 令巢許遇

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

稷契當無此言

晉書王羲之傳劉惔為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床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

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時羲之在 馬曹 晉書王徽

坐曰 二人竝有愧色 之傳性卓

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

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 又問管幾馬曰不

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冲

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豈

得獨擅一車 見未若諸庾翼翼 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

日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 按放盛于安國盛

字 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 韓盧後 晉書張天錫傳時苻堅彊盛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

等遙與晉三公盟誓獻書大司馬桓溫尅六年夏誓同大舉遣

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温甚

稱之嘗大會温使司馬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邪博

曰卿是韓盧後温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

韓盧後耶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推歎焉

短尾為刁見太儒家于豫章太

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

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

以——此太逼人晉書顧愷之傳桓元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坐共

纏根樹旒旒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語元曰矛頭浙

米劔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

臨深池仲堪眇目驚了語危語見何至作老婢聲晉書顧愷之

曰——因罷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又為吟咏自謂得

先賢風制或請其作洛生詠答曰——吳中高士求

死不得晉書謝敷傳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

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

士以嘲吳人云——死充隱晉書桓元傳元以歷代咸有肥遁

世孫希之為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厭卿老拳飽孤毒手晉書

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為——載紀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

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歐擊至是謂父老曰

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

讐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

——卿亦——因賜卿日晚晚正耐溺中晉書石季龍載

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珍問侍中崔約曰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

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拜賊而卿

國士晉書慕容暉載記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

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卿昨為

賊朝是國士吾——人面狗心狗面人心晉書苻朗載

何所怪也按真皇甫真記既至揚州

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凌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
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
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郎為誰非——而——
——而——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

云然**敦孫皓歌**宋書劉穆之傳河東王歆之嘗為南康相素輕邕
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竝坐邕性嗜酒謂歆之曰

卿昔嘗見臣今不能見斟一杯酒乎歆之因————
昔為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按邕穆之

孫**作謝宣明面**宋書劉穆之傳孝建三年除輔國將軍益州刺
史既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修之

三世叛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幕下————見向使
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得錢會**

戲何用祿為宋書王弘傳弘性褊隘人忤意者輒面加責辱少
時嘗樗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

辭訴頗切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
————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在弘默然**不審公城子**

野何在見上**那得此副急淚**宋書劉懷慎傳德願性粗率為世祖
所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

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
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為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

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志時新
喪愛姬答曰我爾時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為諧謔上亦愛狎

之**太初之時誰黃其閣**宋書張暢傳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
偃因醉曰張暢信奇才也與義宣作賊

而卒無咎苟非奇才安能致此暢曰————帝曰
何事相苦初尚之為元凶司空及義師至新林門人皆逃尚之

父子共洗黃閣**世載雄狐**宋書王淮之傳宋臺建御史中丞為
僚友所憚淮之父納之祖臨之曾祖

彪之至淮之四世居此職淮之嘗作五言范泰嘲之
曰卿唯解彈事耳淮之正色答猶差卿————**格佞**宋書

之傳高祖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
人皆依違之不敢難也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要須高祖辭

窮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時慚而變色動容既而謂人曰吾本無術學言義尤淺比時言論諸賢多見寬容唯鄭不爾獨能盡人之意甚以此感

妳母

宋書何承天傳十六年除著作佐郎

年少穎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為一承

鳳凰將九子

見今日何

不著鹿皮冠

宋書何尚之傳尚之在家常着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廷戲之曰

染鬢髮媚側室

宋書謝靈運傳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

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一

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竝為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

軍人慣噉麤食

宋書宗慤傳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

賓客而慤至設以菜菹粟飯謂客曰宗慤致飽

而去至是業為慤長史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為嫌

伸卿眉頭

宋書王元謨傳民間訛言元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為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南陽順

陽上庸新城諸郡竝發兵討元謨元謨令內外晏然以解眾惑

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撫慰之又答

曰梁山風塵初不介意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聊復為笑

元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元謨眉頭未曾伸故帝以此戲

老慳老儉

宋書王元謨傳孝武狎侮羣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齷劉秀之

儉吝呼為一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

所賜與欲其瞻謝傾踣以為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

不如下官耳學

宋書沈慶之傳蕭斌以前驅敗績欲死固碣磳慶之曰夫深入寇境規求所欲退敗如此何可

久住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眾東顧清東非國家有也
碣磔孤絕復作朱修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許退諸將竝謂宜
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闔外之事將所得專詔從遠來事
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竝笑曰
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

宋書沈慶之傳

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為使持節都督南兗徐兗
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率眾討
之至歐陽誕遣客慶之宗人沈道愍齋書說慶之餉以玉鑲刀
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君白
首之年何為來慶之曰朝廷以君

草翁風必舅

宋書王景文傳長子絢年七歲

狂愚
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耶耶乎文哉絢即
答曰——
偃少以敏慧見知及長篤志好學官至秘書丞
按偃尚之子絢舅也應曰草翁風必——今
作偃刻本之譌又景文名或或郁同音也

華林閣勲

齊書張敬兒傳詔加

敬兒開府儀同三司將拜謂其妓妾曰我拜後應開黃閣因口
自為鼓聲既拜王敬則戲之呼為褚淵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
不能作——
莫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
齊書垣榮祖傳除榮祖冗從僕

射遣還徐州說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
同八百諸侯如民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天命有在今京師無
百里地——
且我不欲負孝武

王儉三公

齊書虞玩之傳時人呼孔邊何憲為

司驢
齊書謝超宗傳以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超宗怨望謂人曰我今日政應為——為省司所奏以怨望免官禁錮十年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問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嘗牛驚跣下車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前後言

朝野
落水三公墜車僕射
見**羞面見人扇鄣何益**
齊書劉祥傳司徒褚

淵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
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

如汝

人才皆已令僕 齊書劉祥傳王奐為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為之

書廚 齊書陸澄傳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也 都

自非是 齊書張融傳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

席視澄曰 乃去其為異如此 陸處無屋舟居非水 齊書張融傳世祖問融住在何處融答曰

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于岸上住上大笑 但恨今日

刑于寡妻 齊書謝朓傳朓初告王敬則敬則女為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為吏部郎沈昭畧謂朓曰卿

人地之美無忝此職 還東掘顧榮冢 齊書邱靈鞠傳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

位謂人曰我應 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 王令

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僮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

文章大進何如我未進時 齊書邱靈鞠傳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

靈鞠曰 此言達儉靈鞠宋世文名甚盛

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邱公仕宦

不進才 不賴舅氏遑卹外家 齊書何求傳求弟點性率到好狎

亦退矣 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曰淵既世 以卿為騎兵 梁書任昉傳

族儉亦國華 過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

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 謂高祖善騎也至是故引

助符昔 千秋萬歲誰傳此者 梁書南平王偉傳時世祖居藩頗

言焉 恭每從容謂人曰下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床上

看屋梁而著書 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 時謂簾為夏侯妓衣 梁書夏侯亶傳

肆意酣歌也 按恭偉子 性儉率居處服

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何敬

容殘客 梁書張纘傳初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

衆造寺 梁書何敬容傳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

勢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此寺堂宇門外不見卿馬跡

校飾頗為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為焉 梁書徐文盛傳時任約被擒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汝何不

早降令我至此約曰 使何遠得降文盛無

以為展謎 梁書孫謙傳謙從子廉便僻巧宦廣陵高爽有險薄

答 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噫蹋面不知瞋齧齒作數文字不辯豈得

非愚 陳書虞寄傳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因嘲之曰

郎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答曰

大慚入謂其父曰此子非 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

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 使卿復知寒暑 陳書徐陵傳太清二

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

聘 南史劉式之傳瑀性使氣尚人

何至與駑馬爭路 後為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

開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冗末朝

士莫不畏其筆端轉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

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

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

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

日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蹙自造青雲 按瑀式帶二江之雙流 南史謝朓傳朓常輕祜為人祜嘗詣朓

之子 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祜以為輕已後祜及弟祀劉渢劉晏俱候

朓謂祜曰可謂 以嘲弄之祜轉不堪 按祜江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三十一 言語部 詼諧上 三

南史王僧達傳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于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養一——放無處去君長東隅應嗜此族南史王融傳初為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

遇沈昭畧未相識昭畧屢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畧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南史王慈傳

嘗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之——超宗狼狽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眾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與蔡氏之宗何以興

蔡氏之宗見湯定不可澆雪南史王瑩傳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懋面洞赤惟大

恥愧按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為黃銅南史王瑩傳既為公須開黃閣宅前促欲買南

鄰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閣向若為攸南史

東時人為之語曰——傳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嘖之性龯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啓代之嘖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字當作無骹尊傍犬為犬傍無骹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履下床跣而走嘖之撫掌

大笑而去按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南史沈昭畧傳性狂儁不事公卿使酒仗氣無所推下嘗

亮父名攸醉晚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耶何乃瘦而狂昭畧撫掌大笑曰——

穢里闕里南史劉繪傳出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此人應聲曰未審孔子何闕而居——繪默然不答亦無忤意歎其辨速亦

復奇癩

南史齊宗室魚復侯子響傳直閣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癩如雷敢相隨耶子響笑曰

君敢出此語

可謂連璧

南史王敬則傳敬則免官以公領郡後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

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老子與韓非同傳

見雖

復竝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

南史劉之遴傳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

以手就筆歎曰豈黥而手乎周捨嘗戲

早母

南史梁宗室推傳普通六年以王子

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

當以人肝代米

南史傅琰傳于時丹陽縣

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一焉

令沈嘖之以清廉抵罪寂之間之曰清吏真不可為也政當處

季孟之間乎嘖吳興武康人性疎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

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

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

人上曰要人為誰嘖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

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嘖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

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一代鼎臣不可覆餗

南史

今重來不然清名不立

邱靈鞠傳嘗還東詣司徒褚彥回別彥回不起曰比脚疾更增

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

復為

有八尺圍無一寸腸

南史卞彬傳孫抱為延陵縣爽詣之抱

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閣下過取筆

書鼓云徒腹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

抱善吏職形體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此激之按爽高爽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一

